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古今紀要

二十四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四

讀禮記十

經解第二十六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䟽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䟽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

讀禮記十一

一

子言

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此言入國知教。而其所以為教者。皆不外乎六經之理。詩依違諷諫。是溫柔。不指切事情。是敦厚。有能然者。知其為詩教。然惟敦厚。故近愚。愚之言可欺也。書舉其大綱。是䟽通。上及帝王之世。是知遠。有能然者。知其為書教。然惟知遠。故近誣。誣之言失實也。樂無所不通。是廣博。能使人從化。是易良。有能然者。知其為樂教。然惟廣博。故近奢。奢言過此。則流於侈也。易極深研幾。是絜靜。能窮理盡性。



是精微有能然者知其為易教然惟精深故近賊
賊言過此則害於理也禮以恭遜節儉齊莊敬謹
為本過則煩矣春秋以聚會會同之辭比次褒貶
之事戰爭則亂矣有其得而無其失則知其各深
於其經者集周氏鄭氏
孔氏說補修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
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
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
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
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
四國此之謂也

補盛德同於天地日月猶無所在而不謹自治之道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
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
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
成

鬻子之書曰發號出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
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去天地
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也與此畧

同。但霸王之器作帝王之器。言意宏矣。天合

東氏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欺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縣平

方猶道也。鄭氏

禮記卷十一

三

原良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春見曰朝。秋見曰覲。冬曰聘。小曰問。壻曰昏。昏以昏時迎婦也。妻曰姻。因而隨之也。坊謂隄坊。禮之所從來者已。久故曰舊。五者之禮皆坊。民之具。繅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

經解

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
苦謂不至不答之屬。此覆說五者之禮廢則
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隆謂尊盛之也始謂其微時也。此言禮教人之善於其微而止人之邪於其未形故人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又引易以證謹始之意。

哀公問第二十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

問言禮何其尊答謂以此故尊禮鄭氏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補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

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
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
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幾音祈

所謂能於禮也。會猶期也。不廢其會節謂
天地君臣男女三事不廢其會期不廢其節文也。
有成事言教之有成效也以嗣其順之謂治其文
飾嗣續其所以順之使之忻然安行也。喪筭謂喪
服親疏遠近哭踊卒哭祥練月日之數也。安其居
節者安守其常也。醜其衣服者醜惡也。惡衣服也。

讀禮記十一

五

與下文卑其宮室意聯。車不雕幾者雕刻幾附

纏之也。用鄭氏孔氏陸氏補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
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
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
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好反五

實謂富貴。固民是盡。謂竭盡其財力。午猶忤。謂逆
也。午其衆以伐。有道謂逆衆人之心。以伐有道之
人也。所者理之所在也。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者。謂
求其所得。必須稱已所欲。而不以其理也。由前用

上文所言之禮由後用下文所言之非禮莫氏孔氏周氏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七小反 又音秋

愀然變動貌，德猶福也。○此章止用政者正也。一語而演為問答之煩，如此漢世諸子之文多類此。而此得列於經耳。補

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

讀禮記卷二

六

庚庚

臣嚴三者正則庶民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音捨

敬反舍

庶物猶言庶事也。無似謂無能肖似於人也。親之

也者親之也。謂親其人乃所以致人之親也。親已。方氏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

亦為其時。今二姓之好以繼。一聖之後必為。
社稷之。君何謂已也。

重怪其以祭服親迎也。聖為天地之王蓋通
天子言之。鄭氏
晦菴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也。其人欲問不得其

詞也。君何謂已也。禮足以示廟之禮

足以配天地之神明。禮足以立上下
之敬物取也。政先禮禮真

政之本與

固國也。言寡人固國而發問焉得

聞此言也。區氏以寡人固國為有心有欲問之意而

口無辭則之辭也。次問不得。辭請少進。猶言請

益也。區氏之。朝廷之。言謂一無慢下之

令下無慢上。必以民以此。物取謂事

也。汗國。取謂。取惟禮能

取一與之也。集
應氏

孔子遂言曰。黃。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

妻。不親之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也。敢不

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敬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慝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此國家順矣。也。芳非反。園許。乞反。又許。氣反。

冕而親迎。所以敬其妻。冠於阼階。所以敬其子。百姓之象。言為百姓之所儆。象身以及身。謂敬其身。以及百姓之敬其身。子與妃皆然。妃即妻也。慝乎天下。言天下嗟嘆之不足。大王之道如此。指其遷。幽愛厥妃。而當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之事。言之。

方氏陸氏周氏

詩經卷二

八

在生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君言動有過。民將效之。故不可不謹。補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若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汝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周流。謂不滯於一方一曲。故其用無所不徧。鄙野辨給逆亂。皆滯於一而不能周流者也。再言給奪慈。仁者。以子貢越席而對。近於給也。給者巧言令色。似慈仁而實鮮仁。故曰奪奪者亂之也。用鄭氏補

禮記卷第十一

卷十一

禮記

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領惡而全好者。領謂揔攬。收拾之好惡對立。一長一消。惡者收斂而無餘。則好者渾全而無虧矣。上言師商子產皆領惡之事。下言郊社食饗賓客皆

全好之事。應氏馬氏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我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

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

視諸堂言易見三族父子孫量斗斛之量鼎鼎三牲之鼎象法象易曰制器者尚其象式謂車有六等之數尊卑之辨也辨說得其黨謂分辨論說詩書

禮記卷十一

卷十一

禮記卷十一

禮樂之等各得其黨類不乖義理也前者據其身之前而言滿其前者皆以禮而措之故總結以凡衆之動得其宜

用孔氏方氏補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張偃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官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

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九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張勣）

此覆說上文以有禮者其得如彼無禮者其失如此。祖始也。洽合也。言失禮則無以為衆倡始無以

和洽其衆。（本鄭氏說）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五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

禮記卷二

三

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半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懸音玄）闕苦尤反。中丁仲反。還音旋。齊才細反。

大饗饗諸侯來朝者。兩君相見之盛禮也。九禮有其四者。一揖遜入門。入門縣興。二揖遜升堂。升堂樂闋。三下管象武。夏籥序興。四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九四也。五行中規。六還中矩。七和鸞中采。齊八客出以雍。九徹以振羽。通前四者。九九

也。九者皆大饗之所兼有，而四者惟大饗得有之耳。懸者鍾磬，縣與謂金作也。樂闋者樂之一曲奏終也。下堂下管吹管象武舞也。夏者夏翟，夏羽也。夏籥文舞也。序與謂文武之樂更起也。采齊雍振羽皆樂章振羽，即今振鷺之詩也。入門金作覆說上之入門，縣與升歌清廟，覆說上之升堂樂闋。下而管象覆說上之下管象武始相見而金作乃賓主相敬，故言示情清廟，頌文王之德者，故言示德象武，頌武王之功者，故言示事。此不待親相與言，但以禮樂相示而意已傳，此其為古者之盛論。

論語不說十一

十三

語以雍徹而此徹以振羽者，論語言天子之祭禮

此言諸侯之饗禮也。用天台賈氏及孔氏補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緣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歌詩，所以通禮之意，作樂所以成禮之文。崇德所以實禮之行，鄭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禮待其人，然後行。孔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

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問夔其窮與？疑其不達於禮也。答以達於樂不達於禮，謂之偏。夔以樂傳後世，故不及乎職外之所能。是偏主於樂耳。其可謂之窮乎？既又美夔為古之人，是與今之人不同。兼虞書舜命伯夷典，朕三禮，伯夷讓夔，是夔亦非不知而偏者。此漢人傳聞之言，特主於禮而言耳。用馬氏孔氏補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

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與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

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招然若發矇矣。

目巧之室。謂匠者以目巧而作室也。西南隅謂之奧。奧之外有賓位。東階謂之阼。奧阼言賓主之位也。若發矇者。若目不明。得人開發而有所見也。

方氏

孔子問居第二十九

孔子問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

詩記十一

十五

唐天子記

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問音開

凱弟樂易也。原本也。五至三無見下文。橫廣被也。

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心。乎為民務。去其不善。故先

知之。所謂心誠求之也。方氏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

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

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

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

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詩者志之所之也。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興於詩，必立於禮，故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立於禮，必成於樂，故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極則哀生，故樂之所至，哀亦至焉。五者相因而生，相尋而至，視之而不得見，聽之而不得聞，蓋本於內心之所發，充之則塞乎天地，是為禮樂之原。

用橫渠說補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允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詩記十一

十六

原良

（其詩作基，基始也。）逮，詩作棣，逮，逮安和之貌。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皆言禮樂之原發於心者。補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

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及孫子。

承上文五起以推衍三無之義

補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勞謂勤勞。降謙降也。齊詩作躋集。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神氣散而為風。薄而為霆。皆從地起。故屬之地。蓋聞有天雨。有雷雨。天雨遠。雷雨近。此章以風雨屬天。以風霆屬地。其審之矣。世有風雷大作。而高山絕頂。晴皎自如者。非風霆即地之神氣之為耶。天主施而春秋冬夏風雨霜露。所以施者也。地主生而神氣風霆流形。品物露生。所以主者也。顯然在目。足以使人開動感悟。所以為教者。各在

其中而無一毫之私參其間三王所奉者此而已

用馬氏
橫渠補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耆市志反

耆欲謂所可願之事。祭統載。衛懼鼎銘亦曰。乃考文叔興舊嗜欲晦菴。據家語云。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疑有物訛為耆欲。其兆訛為有開。生甫及申。鄭氏註謂仲山甫。申伯。其後詩箋又依毛氏以甫為

讀禮記一

十八

十

穆王時甫侯然。此宣王時詩。注為仲山甫申伯者。近之。今依本文之注。此宣王詩而稱文武之德者。先儒謂推本其所自由。文武積德感召而生賢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養於中者也。同於天者也。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徵於外者也。應於天者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指其顯然為驗。謂國家將興。天必為之生賢佐。時雨將至。山川必為之出雲。時至氣應。其理則一。因引嵩嶽降神之詩以證之。用馬氏補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施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

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補 弼詩作矢協詩作洽宣王詩云大王者斷章取類

坊記第三十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

坊欲。辟讀如譬。坊音防。

辟則坊與。謂君子坊民之道。如隄坊之礙水也。民之所不足。謂於理有闕失也。坊德。坊其逸德。命。謂

教令。用禮氏補。

禮記十一

二十九

二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一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約謂氣歉。驕謂氣盈。慊不滿也。亡無也。人情或貧或富。皆易於踰越。失道故聖人制為節文。以坊之。使農有田里之差。士有爵命之級。各得其分。無甚富甚貴。雖貴臣亦無慊於爵祿之薄。故亂所以亡也。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

詩云民之貧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
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幾

出豈反

貧者易濫富者易驕眾者易亂故曰貧則好樂富
而好禮眾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其幾矣云者言
如此者寡也城高一丈長三丈為雉雉九五堵鄭氏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
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子云天無二
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
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

讀禮記上

卷二十一

禮道

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子云君不與
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
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相息亮反盍音渴今字如字

章明也春秋不書楚越之葬楚越僭王書則當稱
葬某王故不書也君諸侯也諸侯稱天子為天王
諸侯之臣則不稱諸侯以天大夫之臣亦不稱大
夫以君尊無二上也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即月
令所謂鷓旦盍何不也鳥欲反夜為旦人情猶患
惡之以其反常也况臣之僭君欲反下為上者乎

鄭氏孔氏方氏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子云鷓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干已斯亡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借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勗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借死而號無告

借音佩區計六反號平聲

辭其美者與人而自受其不美者犯猶僭齒齒年也利祿先死而後生者謂如死之與生皆合與祿必先與死者而後及生者則民皆不借於死者也亡謂奔亡在他國者存謂在國者為國事而亡者君心念之而不忍絕則民勉於忠義而可託借死而號無告言死者見借而家之老弱號呼無所告訴也

鄭氏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人謂賢者技謂能者以賢者為貴而不吝爵祿以

尊之則人皆興讓而勉於德矣以能者為貴而不吝車服以貴之則人皆興藝而勉於能矣約言謂寡言先言謂尚口鄭氏及方氏說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泄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施始政反酌取也酌取民言而施之於民則下民悅之如受天上之施蓋為政合天下之公願民被其澤戴之如天也上不酌民則事或妄行非義故曰犯也下不敬之如天上之施則民或肆慢侵擾故曰亂也

詩禮記一

二十一

子平

引詩大雅以證古者酌取民言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然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錫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大誓曰子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女音汝音泰

履詩作體度詩作宅君書作后文之煩簡亦不同
君陳周公子伯禽弟書取以為篇名爾卜爾筮
履無咎言與考卜惟王皆斷章取義以證凡人之
歸美而無爭也援君陳以證臣之歸美於君援太
誓以證子之歸美於父補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
子云從命不怨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
孝子不匱弛式氏反 謹音歡

弛猶棄忘也高宗三年不言居父小乙之喪也故
其既言天下比且喜從命不怨愛也微諫不倦敬也

不匱無乏止之時也鄭氏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
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子云
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

也瘡羊 主反

瘡病也可以乘其車車於身差遠不可以衣其衣
衣於身最親父執之衣尚不可衣則於父可知此
自敬父之心而推之也故曰廣孝前書且言君與異
姓同車不同服意亦類此用孔氏 方氏補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不同位，恐相褻也。引書伊尹戒太甲言為八君不自尊嚴，與卑下相瀆，亦辱其先祖。因君見父以足

上意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

孝愛親，慈愛子。言孝不言慈者，慮其厚於子而薄於親也。戲謂孺子言笑，歎謂憂戚聲。方氏鄭氏

讀札記一

九四

余長又書

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示民有事，謂示民有所尊事。孔氏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祭器，籩豆簋鉶之屬，有敬事於賓客則用之，謂饗食也。若燕器，不過盤杆之屬。非謂過儉美謂過奢

引易引詩明在德而不在物鄭氏方氏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醕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

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

禮儀卒度笑語卒獲醕音體度如字又徒洛反

醴齊甘酒也醕齊染醕也味厚於醴澄酒清酒也

味又厚於醕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示民不貪

淫於味堂上觀室堂下觀上言祭時肅敬之威儀

內外迥相做法也用鄭氏孔氏方氏補

禮記上

廿五

禮通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盥於

牖下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

墓所以示遠也殺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借

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

薨而不葬者

殺弔於壙即壙上弔而別太簡周弔於家待反哭

於家而後弔慤慤故曰吾從周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

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

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升自客階受弔賓位謂反哭時既葬矣猶不忍即
父位也未沒喪未終喪也諸侯親死未踰年稱子
踰年然後稱君以春秋所書為證鄭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
不謀仕惟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
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
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
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
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
其親而貳其君

孝以事君推事父之道以事君也不貳謂使一其
心也君子有君不謀仕者有君矣則專於所事不
更謀仕於他國也卜仕之日謂謀仕之初未有所
事故稱二君以卜若云仕秦乎仕晉乎之類蓋記
禮乃漢儒傳聞多春秋戰國時舊說故有此事爾
自此遺彼曰饋自下奉上曰獻○事親孝故忠可
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忠孝弟順其本一
也以其本一故有君不謀仕而其喪君亦如父為
三年也君統臣者也故天子無客禮君適於臣則
君為主父統子者也故父在子不敢有其身不敢

私其財。不敢以車馬之重為饋獻。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畲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下孟反

相見之禮先於幣帛。相見之禮既講而後以幣帛脩好。此謂禮之先於幣帛也。事指相見之禮而言。祿指幣帛而言。故曰欲民之先事而後祿。否而以財貨為先。反以禮為後。則民趨利矣。無相見之禮辭而直行其情。則民相爭矣。故君子於有饋之者

弗及見之則不視其饋。惡無其禮而徒以貨取也。民春耕而後有秋穫。田有一歲之菑而後有三歲之畲。若不耕而獲。不菑而畲。世安有無事而可得利者乎。故引易以證之。以為凶也。然在易無妄六二爻。惟曰。則利有攸往。不言凶也。與此文義亦略不同。補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

以亡其身

（以遺民以餘利遺其民而不與民爭利也。田仕者田獵漁小民漁網故田則不漁食時者食四時之常膳不力珍者不務非時之珍味不坐羊坐犬古謂不殺陸氏云大夫苟坐熊之皮矣不坐羊士苟坐羊之皮矣不坐犬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亦斷章取義言不兼取與詩本義不同陸氏補用孔氏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

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藝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從子容反

（淫過也章明也嫌疑紀綱紀柯斧柄執種也輔氏

孔氏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魯姬姓吳亦姬姓魯昭公取吳為同姓謂之曰孟子不敢言姬姓而詭言子姓也補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

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

(交爵謂相獻酬。陽侯殺繆侯。事未聞。何國。鄭氏)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

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

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見賢遍反。辟音

見謂有才德。若見於外。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之遠色。以為

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

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

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

詩毛氏二

九

不下漁色。取象漁網而雜取之於下也。御婦人為

婦人御車也。御者在乘車者之右。前左手則身微

背之。不問其疾者。略問其安否。不問其疾之所在。

皆遠嫌也。孔氏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

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妻

之父母承奉女子以付授於壻。而戒之。恐女子之

乖違也。不至。謂期而不至。鄭

慈溪與氏日抄分類卷二十四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五

讀禮記十二

中庸第三十一

中庸按家語子思所作實得聖門之親傳非漢儒所集其他記禮比也然至唐李翱始為之說至本朝周濂溪始得其要至二程先生張橫渠呂氏游氏楊氏侯氏謝氏尹氏始各推行其義自是為集解者凡三家會稽石塾初集濂溪以下十人之說晦菴先生因其集解刪成輯略別為章句以總其歸又為或問

禮記卷十五

卷十五

以明其所以去取之意已無餘蘊矣吳郡衛湜再為集解乃增入石氏元本及附入石氏元所不集與晦菴以後諸說皆取之晦菴章句雖亦參錯其間意若及有未滿於晦菴者天台賈蒙父為集解雜列諸家晦菴章句之說又特間見一二而已 晦菴以命世特出之才任萬世道說之託平生用力盡在四書四書歸宿萃於中庸其該貫精備何可當也而二家之所見如此哉至若中庸章句序遵學淵源盡在此書尤不啻不朝夕吟誦今自

序及章句皆錄于爲所謂至當歸一精義無
二所謂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昇之皜皜平其
不尚也近亦有尊崇晦菴章句者復
晦菴餘說是爲趙氏中庸章句慕疏是爲盧
氏四書中庸集義亦不暇多錄學者自當各
以其本書參考若衛氏賈氏所集晦菴章句
後晚出諸說間亦竊附一二以示義理無窮
非敢偏主一說以俟來者考焉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

九記廿五下

九記廿五下

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
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
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
三元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
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如覺一而已矣而以爲
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
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
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
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

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天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

抄禮記十二

三

傳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君

天子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

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

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

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

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贊以

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

之學者蓋其真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

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

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

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闡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

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溢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早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中，既為定著，竒苟一篇以竝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煩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枝分節解，昧然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

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于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中庸記十一

五

月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

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於其所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宜深體而默識也

性即理也一語近世間有疑之者愚意訓義不得不有所託以明之耳天命本言賦子之自然然不得不假人爲之命令爲喻故曰命猶公也性本指人物之所稟賦然不得不推所賦之實理爲說故曰性即理也陳氏曰理是汎言天地間公共之理性是言在我之理只此一理受於

天而爲我所有故謂之性此語足以解或者之疑矣又據賈氏集解載晦菴之說曰天命即天道也以其化育流行賦與萬物故謂之命萬物稟而受則謂之性蓋無一理之不具而一毫人欲之私未有與焉語其大目則仁義禮智是也率循也循其性之自然而不雜乎人欲之私是之謂道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與凡事物當然之理是也脩品節之也聖人脩道以教天下使之過人欲存天理是所謂教禮樂刑政皆其具也此說比章句尤易見而纂疏集義

詩大雅丞民篇引此以明舉仁者少用鄭氏補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行平聲起天聲細音嚮

小雅車牽之篇景行大道也中道而廢言力罷而始休於中道非中道而盡之廢也人人失其所好言不知好仁也仁者之過易辭謂人皆不知好仁苟有好仁者雖或不免於過而其情本善亦易為辭說以明為仁者人不可得而疵而人當勇於仁也補

禮記卷之三

卷之三

徐曰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其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禮主於敬故恭近禮儉不費用無害於物故近仁言語信實故近情儉易容者儉則寡求故易容也

詩大雅抑之篇引之以結上文恭近禮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

尤在於獨也。又嘗答門人呂燾云是謹上更

加謹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中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節音洛中

聲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

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

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

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

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讀禮記二

八

徐田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

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

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

於應物之處無少差繆而無過不然則極其和而

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

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

其效驗至於如此

東萊呂氏云自其天地之位而以中言之自其

萬物之育而以和言之朱氏如此區別固未見

有害也。深觀其所從來，則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育，蓋有不可析者。子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龜山曰：中故天地位焉，和故萬物育焉。參觀二者之論，則氣象自可見。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讀札記二

九

徐曰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

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忌憚矣。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則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

之。今已矣。耳。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之知去聲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離人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晏氏曰知愚之過不及且曰道之不明賢不肖之過不及且曰道之不行今乃反言何哉蓋知者專於明道或怠於行道賢者專於行道或忽於明道陳氏曰人莫不飲食是日用不可闕處但人鮮能知其味譬如道乃我之所固有惟是人不自求知之所以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括

讀札記十二

十七

徐田

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知去聲

聲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或兩端謂

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語錄問取極厚極薄之二說而中措之則此爲中矣曰不然或極厚者說得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之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者說得是則用厚薄之中者之說至於輕重小大莫不

語錄九記十二

十二

徐曰

皆然惟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棄兩頭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用之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筭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之知去聲罟音古獲胡化反
罟才性反罟避同罟居之反

罟網也獲機檻也罟筭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左第七章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

下章也

吾獲陷矣趙格庵謂此形容禍機之所伏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着也膺
胷也奉持而着之心胷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
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
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

庸不可能也

讀禮記十二

卷十二

徐田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
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
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
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
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

抑語辭而汝也

實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

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

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致

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雪川倪氏曰衽衣衿也金鐵也革皮也以皮聯

鐵為衣甲被之於身如衣衿然故曰衽

漢札記二

十四

徐田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

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

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

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

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

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

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或問謂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

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特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其善者而救其失者類如此。語錄曰國有道則有達之理故不變其未達之所守若國無道則有不幸而死之理故不變其平生之所守不變其未達之守易不變其平生之守難又語

錄曰強哉矯贊歎之辭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

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容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章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

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愚按上三條，一曰吾弗為之者，致知之事；二曰吾弗能已者，力行之事；夫子皆以自任，三曰惟聖能之者，大成獨立不返之事。夫子不敢以自居，而始終之皆為謙辭，則一也。或問索隱之說，謂漢書藝文志劉歆論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為索。顏氏又釋之，以為求索隱暗之事，則二字之義，既明。與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廣符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天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

讀禮記二十一

十七

劉亦

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余音反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鳩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

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

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所謂費而隱也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能行至

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之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爲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猶以爲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

也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

愚意造端乎夫婦即指夫婦之

愚不肖能知能行者而言非指聖門正始而言
察乎天地即指造化流行上下各適其適顯然
可見者而言非指
高遠深妙者而言語錄云天下莫能破謂如物

有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其中心猶着得一物在

若其小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

愚按莫大於華岳而

地能載之今云語上天下莫能載則所語之大者大包天地矣莫小於芥子而針能破之今云語小莫能破則所語之小者細入無倫矣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

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

讀禮記三

二十九

陳厚

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

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說研

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也說邪視也言人

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

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

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

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之身其人能改則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

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

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已之心為忠推已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已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已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禮記卷一

二

陳厚

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

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訥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

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

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有至隱存焉

下章放此愚按丘未能一者此章之辭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

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

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讀札記二

廿七

陳厚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撓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

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平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同易去

居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

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記

反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

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行善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
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
也祭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
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禮記卷之十二

卷之二

卷之二

石第十五章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直一句承上章而言道
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
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為
止於此也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
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
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

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

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

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禮則皆反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絜

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

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

讀札記二

卷二

如左

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

之著也正謂此爾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得洛反射音亦詩作數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台而

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誠者故其發

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

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

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

或問鬼神之說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室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嘘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為神陰魄為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

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為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為神往者既屈而為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精察之○語錄問性情莫便是二氣之良能否功用莫便是天地之功用否曰鬼神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須是於良能功用上認取其德又門人黃氏曰性情功用只是造化之迹日月自有日月之性情功效風雷自有風雷之性情功效言

鬼神之

文集曰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莫不

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為者是以鬼神

雖無形聲而徧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語錄

曰體物是與物為體猶幹事是與事為幹右言

蔡氏曰凡物之體無非鬼神體之故曰體物而

不可遺此體字虛非若形體之體其體之

謂也右亦言體物與晦陳氏曰齊是齊其念慮

之不同明是明潔其心洋洋是此理昭然流動

充滿於上下左右間此是鬼神陰陽之發見昭

著處蓋體物而不遺之驗也右言齊海陵胡氏

曰鬼神以形言之則天地以氣言之則陰陽以

主宰言之則鬼神鬼神無形故視之弗見無聲

故聽之弗聞無體故物為體視其所以生所以

成莫非鬼神之功故天下之人不可遺忘以神

無聲無形故其來也不可億度人當敬事之不

暇况可厭射之乎右言鬼神之德文集曰鬼神

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

陳氏曰此理雖隱微而其顯以陰陽之往來屈

伸皆是真實而無妄所以發見之不可掩如此

右言微之顯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

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子孫謂虞夏陳胡公之屬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遊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禮記卷二十二

卷六

卷六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

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書我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天音泰同

此言武王之事。**續**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曰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我衣甲冑之屬。書我衣武成。文言一著我衣以伐紂也。愚意謂不待再也

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

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自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紃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愚意未受命以前故事不及竟而有待於周公以成之也。組紃者大王之父

